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對抗

三日刊

第十四期 目錄

- 一、僞國與漢奸真面目之揭露 天明
二、國聯大會之預測及 瑞乎
三、我們應有的注意
三、採行國聯規約第十六條問題 亦
四、上海戰事與英帝國主義 慰生
五、二中全會的重要性 一鳴
六、中國革命底社 曼君女士
會意義的檢討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出版

主編者：對抗三日刊社

總發行所：北平宣內舊簾子胡同四十六號本社

零售：二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外埠每期加郵費一分

逢三六九出版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以來，時間已成爲最醜惡而最險毒的發展了，這其中，最大量的成分乃來自遠東方面之滿洲大陸！

這種醜惡與險毒，殆已成爲人類史中之最顯著而不可磨滅的污點，裝魔載鬼的僞國，以及可誅可咒的漢奸，乃更成爲大陸與人間之唯一的巨瘡與罪魁。

由獨立，保護，而吞併，已使朝鮮早成爲日帝國主義者之珍肴美饌。自「九一八」以來，我東北三省又將在同一的主謀者之手中，造成同樣的命運與歸宿了。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政府與中國之牒文，及其對列國和國聯之聲明，雖再三否認援助獨立運動及進行霸佔領土，然而在南次郎之「舍名求實」的口號之下，却已造成相反的彰著而確切的事實了。十月二十四日大阪每日新聞發起所謂「滿蒙時局懇談會」，十二月五日又舉行所謂「滿蒙座談會」，本年一月十二日瀋陽分社又舉行所謂「滿蒙建設座談會」，一月十八日東京朝日新聞，更以「創設滿蒙新國家之策略」爲題而徵文，凡此皆爲旁面進行積極的表示。而正面實際上的工作，則更在十二月二十日本前陸相南次郎滿洲視察之前後，積極派人勾引漢奸，誘發游民，實行組織與建造工作。於天津變亂中，挾清廢帝溥儀東去，以備爲傀儡元首，九月二十三日引熙洽爲吉林省長，十二月十八日又迫使式毅爲奉天省長，本年一月六日又擁張景惠爲黑龍江省長，而三省各別的受日本人指揮操縱的政權乃完全樹立，於是遂進一步的於二月十六日

僞國與漢奸真面目之揭露 天明

第一次在瀋陽舉行「偽國建國會議」，十七日以後繼續開會，在此項會議中，到會者除日本方面立於指導監督地位者外，有臧式毅，張景惠，馬占山，熙洽，于沖漢，袁金鑑，趙伯欣等等漢奸中之重要人物，十六日確定人選與憲章草案，十七日對於滿蒙新國家之國體政體問題即已正式決定，十八日竟發表「建國宣言」，二十九日更將國體組織先行電令各縣，舉行慶賀大會，現惟一最後步驟，即為擇定正式成立日期了。

由此觀之，則日閥指導下的偽國，漢奸活動中的政府，不啻已由花實而至於成熟了。吾人於此乃亟應揭露其罪惡而決斷其前途。

關於背景方面，則有日閥操縱指揮，關於工作方面，則有漢奸甘為傀儡。操縱指揮之事實，處處可證，而九月十五日袁金鑑之供詞中更可概見，袁氏親向德國新聞記者稱：「日人為組織新政府事類來相勸，……日人極願與國民政府不發生關係，而彼輩並非即將東三省拿走，日本之意，在中國人於日本監督之下，成立一獨立新政府，用多數日人為官吏，豈不成高麗第二？」此種局中人之談話，當作如何可證之材料呵！至十一月五日所謂維持會更公然請示日本關東軍司令官，以行使省政府職權，而同時所謂派往各縣訓練自治之委員，亦必至少有一日人參加，則日人操縱之形跡，更由省區而縣鎮了。如此，則所謂「獨立建國」，其為在此指導原理之下而成立者當更毫無疑義了。

然而，一切日人之進行，苟無漢奸甘為傀儡而為之奔走呼號，則亦將無所施其詭計與陰謀。因此其可誣可咒而

更可痛恨者，則尤為此一班引狼入室為虎作倀之國賊漢奸。在我淞滬將士忠勇殺敵之時，在我三千萬同胞逼處涇威暴力之際，在我政府民衆一致赴難之日，竟有如此之漢奸，而其行為之卑鄙惡濁，更日盛一日的增長無已，此則更可裂膚絕齒而為之定罪千年萬載者也。以事實論之，種種表示與行為，無不令人欲作三日囁，而更足為之代表者，則張景惠就職之時，公然以日本語致辭宣稱：「不負善鄰期待，實現共存共榮」，嗣後于三月三日消息，又傳聞「哈俄領已收到由瀋陽發表張景惠簽名之電報，請求東路局長，准許日本運兵至東路之東段，未並稱希望運兵車輛，不致發生困難云」。同時，另一可恥之漢奸代表則為馬占山，以馬氏前時騙取國人之歡呼與擁戴，更證明其奸險之已達極端，况馬氏于二月二十三日就龍江長官新職時，竟一則曰「幸有日軍之援助」，二則曰「上回與日軍之誤會，今日思之，實深慚愧」，三則曰「此番更賴日本友邦表示無領土之企圖，互作經濟之提携，從此有善鄰好意之援助，真誠之親善」。諸如此類之行為言論，豈不正堪裂膚絕齒而痛恨乎？

然而，目前已由此而促成我政府和四萬萬民衆之更緊張的精神和更積極的行動了。不獨已由外交當局一再聲言抗議，且已由我政府整頓的決定積極抗拒與實行討伐的計劃了。偽國之進行，前途固必趨失敗，而漢奸之動作，亦必始終不逃法網，一切暴行與奸謀，終必痛快的反賜其果報。我政府實行討伐之時，即彼輩與帝國主義者同歸沒落之日，願我中央與國民急起圖之！

國聯大會之預測及我們應有的注意

瑞乎

國際聯盟，爲帝國主義列強宰割和欺騙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分贓機關。從過去一直到現在，總是僥倖着在『維持世界和平，正義與公理』的假而具背後，廣播其僞善的極無恥的欺騙種子，以混淆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耳目，企圖使這些被壓迫民族永遠屈服於帝國主義鐵蹄之下，任其瓜分與蹂躪，而無所抵抗，這是在我們被壓迫民族的國度裏，誰都能洞燭其奸的。可是自從『九一八』的事變發生以後，中國當局，偏偏要依靠國聯爲我們貧弱中國的保姆似的；希望牠能替我們抱不抵抗主義的邊防軍從暴日手中奪回已失的東三省。雖然國聯理事會爲了要維護牠的假面具，對於中國當局這種誠意曾做了兩次滑稽的議案，結果除助長了中國東北的寇讎，使日本帝國主義得以在九月三十日到十月十四日，十月十四日再到十一月十六日，以至於無限期的時間，從容準備進攻中國其他各重要城市外，並且處處掩護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動，致使暴日得寵望蜀，瘋狂般的進攻上海了。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坦克車，烟幕彈的轟擊之下，悲慘的上海事件，便這樣的爆發了。從這一事件爆發以後，各帝國主義爲之大駭，尤其英美，恰有對日採取斷然行動之趨勢，非復若東北問題之爲彼等所漠視矣。中國當局亦爲民族意識所激盪，通令駐滬軍隊，作積極的自衛的抵抗，同時，又復請求國聯召集全體大會。

原來，這個大會的召集，爲帝國主義自謀保障其利益

，並非爲擁護公理與正義，至爲明顯。在各帝國主義當中最關心滬變者，首爲英國，次爲美國，法義等國，不過隨聲附和而已。蓋英美日：三國在華之經濟勢力，鼎足而三。就投資一項而言，依一九三一年之統計，英日均爲十二萬五千萬美金，美亦有二萬五千萬美金，日本在華經濟勢力之發展，足予先進之英國以打擊，予後起之美國以阻礙，英美勢不得不與日本相抗衡，况英美在華之經濟勢力，又以長江爲根據，而上海爲其中心點，這次日本在上海造成之慘酷事件，直接爲壓迫中國，間接即爲侵犯英美之經濟利益，所以素爲帝國主義者解決或調和矛盾以協調瓜分弱小民族之國際聯盟，便不得不假惺惺的很嚴重似的召集全體大會了。

A 我們雖已知道，上海事件可以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相互間的矛盾，給我們以可乘之機會，然而這並不妨礙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宰割的聯合。我們固然不相信日本和其他的帝國主義在目前能夠一致提攜，但是，當日本帝國主義對其他列強表示相當的讓步，即是使其他帝國主義亦可以得到相當的職物，取得了列強諒解的時候，當列強處在一個緊急關頭，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的時候，帝國主義的強盜們並不是不會勾結一道來撕裂中國的。一八五八年的英

法聯軍和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的進攻中國，以及一九二七年英美的砲擊南京，便是我們應該記牢的血的教訓！所以這次國聯大會，是否為瓜分中國之會議，這是我們在國聯大會的當兒所應注意和防禦的第一點。

B 前面說過，國聯乃是帝國主義列強宰割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集團，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就是國際聯盟的一個重要角色，她可以相當的左右國聯，這是毫無疑問的。日本這次之得寸進尺，向我侵略，已勢成騎虎，非我俯首帖耳，任其宰割，決不會中止其野心。縱不如上述日本與各國協調以瓜分中國，然日本將來態度之倔強，詭計之多端，國聯即有裁制日本之決議，恐亦如前次理事會對東省事件一樣的等於零。故國際為保持其自身之威嚴計，對於暴日，既無力制裁，亦不妨作袒日之主張，况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要保護其在中國的利益和侵略中國，將來進兵中國，是牠們必然要採取的手段，他們不願意作繩自縛，予別的帝國主義以口實，自然不願對日本的行動，取着積極的干涉，大家都是綠林強盜，何必為了一個強盜的殺人劫貨，上前替失主追還贓物，使自己將來不使明火搶刦呢？所以這次國聯大會，或亦如前次理事會同樣鞏固和加緊其在中國侵略的基礎。這便是我們在國聯大會的當兒，所應注意和防禦的第二點。

C 國聯此次召集全體大會，前已述過，係為我國所請求，專為解決暴日武力侵略我國之問題，尤其是上海問題。那末，國聯為維護其假面具計，不便和日本暫時協調以瓜分中國，又未便作抑日之主張，以破壞其在華之侵略基礎，然當此中日糾紛嚴重時期，國聯究作何態度呢？就

其組織本身而說，苟非萬不得已，不育石大會中，輕易作任何決議案以自暴露其為欺騙與無能之機關，必也先於大會開會前及開會期中，努力疏通中日雙方之意見，俾其妥協，然後作一敷衍塞責之決議案，一若前次理事會之所為似。二三日來，英美各國駐華公使，又復奔走京滬，調停滬戰，請中日暫時停戰，說是國聯大會，自有公正之解決，如日軍司令野村與顧維鈞在英國海軍司令康理主持下，在英艦康特號舉行和平會議，這樣，國聯原欲使中日雙方即時停戰，租界不復受砲火之威脅，商業恢復其常態，各國自身之利益，得保一時之安全，國聯就可在大會當中敷衍塞責，馬馬虎虎了事的。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完全靠這個大會來解決，或制裁暴日，以免遭喪權辱國之禍也。這便是在國聯大會將開的當兒，應該注意和防禦的第三點。

基於上述的三點而言，唯一的應該注意的：便是防禦日本運用狡猾的外交手腕，以與國聯各國作暫時之協調來其同宰割中國也。

次之，便是防禦國聯，運用其『強凌弱壓』之壓力，公然作袒日之主張，以鞏固暴日在華之侵略基礎，而我國又以為此次大會，係我國請求而召集，不願違反大會之決議，那就非我方要權辱國不可了。放在國聯大會未開會時，應有充分之準備，換言之，就是遇必要時，要能推翻大會不利於中國之決議，尤其要防禦國聯，敷衍塞責。如果國聯敷衍的話，那末，我們在正當集會時，應動員全國所有的武裝，全力抵抗淞滬日軍，武力收回東北失地，使國聯各帝國主義因自身利害之關係（如戰事擴大，即能影響各國的貿易），不得不對暴日作嚴重之處置。總之：我們不應全

靠國聯，尤其不要幻想這次的大會，與我們如何的有利。要全國一致集中視線，注意和防禦這個大會之演進，動員全國人民，一心一德與暴日作長期的，擴大的鬥爭，以挽回中華民族垂危的命運！

採行國聯規約第十六條問題 亦
國聯大會已定於三月三日在日內瓦舉行，國際情勢複雜，殊難斷其結果如何，縱有某種決議，而對象乃一極不顧國際信義與不知人道公法之日本，以既往倒將來，亦可決其不能公平施行。茲勉以國際之現情，對於大會之屆盼，不作理論上之空談，鑒於實際上可以施行著效者，略陳數語。

此次日本之侵略中國，實對世界宣戰。國聯規約，九國公約，華府和約，非戰條約，已由日本炮彈轟處，紛紛着火矣。然此種種「廢紙」，固為帝國主義各集團，藉作假面具，以維護壟斷自之利益者也。日本既已揭破假面具，破壞均利益，非向帝國主義者挑戰而何？社會主義之蘇俄，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形成另一壁壘，勢似孤立，彼亦樂得趁此時會，休养生息，窺伺帝國主義者之崩潰，作進身之機，故瀋陽事起，始終持沉默之態度。日外長芳澤原抱之政策。不意暴日此次欲囊括滿蒙：擾亂哈埠，強用車路，組織白俄，領軍北進，此非對社會主義之蘇俄挑釁而何？故吾曰：「日本實對世界宣戰」，信不謬矣。

荀子曰：『快快而止，察察而殘』，正日本之謂也。

墨子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王國學間所端肅之狀況也。故蘇俄外交人民副委員長加拉罕，於上月二十四日接見日本駐俄大使廣田時，請其解釋四點：第一，日本為何扣車進兵波格藍里赤拉西？第二，日本為何令中東路免費運輸？第三，日本為何操縱白俄？第四，滿蒙獨立國是俄政府要人布魯赤爾將軍在羣衆中講說，謂辦俄紅軍已準備防衛伯力及滿邊之蘇俄邊境，決不讓白衛軍及帝國主義之流氓踏入吾人之社會主義國家一步。劍拔弩張之勢，已溢乎言辭矣。帝國主義集團以英美如主腦。英在國聯方面主發強硬通告，在東京方面，已領袖歐洲諸使，向日政府嚴厲抗議。英國意旨，已流露於斯蒂生答波拉函中，近更有作經濟絕交之醞釀。至於世界其他小國，鑑中國之遭遇，怵己身之危險，對於日本，雖不能作何種示威，然精神上之反感及道義上之責難，固常於語言文字間源源發洩也。
暴日之情形如彼，國際間各個之大勢又如此，各國以世界政治家自命者，為何不羣起合力以制日？一九二五年希臘與保加利亞因邊境上前哨衝突，引起戰爭，保加利亞電國聯，請應用聯盟規約第十第十一兩條，理事會即集會於巴黎，立令兩國停戰六十日，派遣調查委員會，後知咎在希臘，曾命希臘賠償保加利亞三千萬立瓦。此次暴日無理侵犯中國，蔑棄國聯數次決議，已違背規約第十，第十二，第十三及第五各條，國聯何不即取斷然手段？望將七年以前施諸希保之精神，擴而大之，以扶中抑日而護衛規約之神聖！三日大會之期，應在會場中宣佈採行規約第十六條三條或第十五條所規定之義務而遂行開戰者，則據此事實。

，應當視為對於所有聯盟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爲；其他各會員即擔任立刻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向有關係各政府提出勸告之義務，使國聯會員各出陸海空實力，組成軍隊，以達保護國聯規約之目的。又會員間之互相約定，當按照本條，適用財政上及經濟上應採之辦法時，彼此互相扶助使各國因此所致之損失與困難，減至極少之點。凡違犯規約之會員，可經列席於理事會之代表投票表決，宣告驅出國際聯盟。總括此條全意，可列爲經濟制裁，軍事制裁及政治制裁三種。以日本之兇殘橫暴，固早已達到受此三種制裁之時機矣，何以國聯不實行？此有二因：一如彼等之與中國，利害關係如同秦越，二如彼等自身當此世界經濟不振之時，何暇及於中日糾紛。國聯規約，華府和約，九國公約；非戰條約……原屬廢紙，

不幸日本刻又玩弄外交手腕矣。日前致國聯一書，謂欲停止上海戰事，國聯之空氣因之轉趨緩和。吾敢斷言，此國聯政治家之短視也。應知日本此舉，絕無誠意，彼唯恐國聯大會適用規約第十六條，故要此外交手段，前例不必復引，近日仍大增援兵赴滬，豈不足以證其奸詐？又彼文中處處引用「自衛」之言，更屬狡猾。試問在他人國境內，以自己軍力，侵佔他人土地，破壞他人行政，而曰「自衛」，此「自衛」二字究作何解？且國聯規約內，固明規定「自衛」二字不得任意解釋，望國聯當事，能有以斥駁無恥已極之日政府！

日本既狡猾，國際關係亦極複雜，吾人置身此時，受盡耻辱，殊不必措意外界之變化，歐美各國能採行國聯規約第十六條，固吾人之所望，設不出此，吾人仍應立定腳跟，擎着凜冽的刀鎗，踏着先烈的殷血，向前邁去，暴日終必被我殲滅也。

上海戰事與英帝國主義 慇生
上海戰事正在以英國爲中心而進行和平停戰的時候，英國原爲美日將來爭戰之焦點，此時日本欺壓中國，間接即

東京書林，則見「米國無足畏」之書，無慮百數十種，中

上海戰事與英帝國主義

憇生

國在華軍隊增加到八千，軍艦增加到四十五艘，英國全國海陸軍後備軍人聽命準備於必要時入伍，從這種情形看來，一般人都以為英國有武裝調停的趨勢，英日有爆發戰爭的可能。但是我們從美國突然態度守沈默，而獨自進行海軍大操，以作戰爭暗示的威示，然又極力聲明與遠東問題無關的種種情形看來，我們知道英美間的妥協並沒有成立，換句話說，英國還沒有為美帝國主義的太平洋霸權而獻身效勞的傾向或決心。

英國表面似乎很熱心遠東和平問題，可是實際上却在財政上幫助日本，且大量賣出軍火；英帝國主義無論怎樣掩飾，無論怎樣在日內瓦首提起遠東嚴重事態，報紙社論鼓吹「公正不偏袒」，英國政府拼死命的避開對於遠東事態的任何責任，但是，事實却顯然告訴我們，英法二國都是這次日本武力侵華的同謀者。

法帝國主美之偏袒日本，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了，從九一八事變的開始，國聯空氣空前緊張，嚴厲的限期撤兵，這時日本被看作一個刑事犯一樣，但不久主席白里安就「雷聲大，雨點小」的派出一個無政治上實權的調查團，把責任推在一邊就算完事：這是誰都知道的法帝國主義在後面所玩的把戲。帝國主義陣營內有互相違異的利益，這是真實的，而且牠們這種矛盾到今日已經算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熱化程度，不過今日的世界經濟恐慌，帝國主義國內勞動運動的高漲，和牠們鐵蹄下的殖民地民族革命的蜂起，使牠們不能不把相互間的矛盾暫時縫補起來；且牠們各個有一個共同的敵人——蘇俄，使牠們對於日本在滿蒙一帶樹立對俄戰線時，尤默含一種首肯和適

意的感覺。

牠們於對共同敵人之外，相互間在帝國主義掠奪中，都要多得贓品，而犧牲他人，這使得現在國際情勢越加複雜起來。

日本在上海屢戰，若先沒有得到英法的默契，她決不敢的。日本開始炸開北之先，公共租界就已經滿佈防禦物，與逃難華人以極大障阻，事發後公共租界分配駐軍，使日兵獨當一面。英國政府事先就很明瞭日帝國主義的計劃，但也不豫發任何警告。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和日本間默契接近到什麼程度，我們是很難偵悉的，但是在日本大炸開北的當天，英國政府的半官報「泰晤士」就著了一篇社論，論日本在嚴重挑戰下，實行「自衛」，並說其他列強在同樣激進中也不免訴於同樣行動。

在開北已大炸之後，江灣吳淞一連串的實演肉搏戰，這時英國報紙抗議說，「日本過於誇大」。這些抗議實際上怎樣無價值，我們從日本外務大臣芳澤氏的聲述中可以看出來，他說：

「日本海軍及領事代表在與市議會，工部局，英美法各國領事及國際義勇軍領袖密切合作之下採取軍事行動。」

這話並不是日本單方面的吹噓。實際上日本對華攻戰是以公共租界為根據地，公共租界內，各列強的軍隊都受英國軍官的總指揮。這時，倫敦「每日郵報」(Daily Mail)及其他羅米爾機關報，都喧嚷着要求列強必不可對日戰爭或經濟封鎖。

黨領袖差不多每一句話，都有計劃的掩飾英國對於現存事態有任何責任；官許的對於英政府的批評，只說「英政府欠少一定的政策」，而不敢說到英國與日本的同謀。

勞工黨組英閣，這算是第二次，過去我們知道英日兩國在對華問題上實行聯盟合作。現在情勢並沒有怎樣的改變，日本和美的關係是比前更緊張了，如果日本沒有一定保障，即是說沒有口頭上或文字上的與英法間的默契，那她決不敢把事態擴大到像現在一樣的。

在公開談話中，英國政治領袖都諱莫如深，下議院有一回由蘭斯貝黎提出這種國際關係問題，馬上後面政府派議員大譁，說蘭斯貝黎有辱「友邦」(Lansbury is being insulting to a friendly Power)。政府的真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獨立勞工黨的機關報『New Leader』在二月五日發表一段文字，很可尋味，我把她引來作本文的結束。牠說：

「麥克唐納和胡佛氏由其在東京的及時的抗議，迅速而且適當地喚醒文明世界的良心，這使他們爲了完成其工作，縱使再出一個頂小的建議，都似乎是羞辱的。但是，賴三回貴重代價換得的經驗，已用不着再闡明開洛戈公約的辭意，將來即當沒有不法的強國於其莊嚴命意下而待遁詞了。」

但是上海戰事却還在日形擴大，歷史上於華南佔有重要地位的英國，除表面進行地方局部的和平調停外，實際却還在暗運軍火飛機。

「中全會的重要性

一鳴

本黨自執政以來，疊經封建餘孽，反動勢力的攻擊，造成了循環不已的戰爭。名義上雖進到訓政的建設，實際上仍盤旋在軍事的破壞時期，演着輪迴式的悲劇。外交上軟弱無能，內政上貪污腐化，乃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人民所得的代價，只有如火益熱，如水益深，不減曩日的北洋政府。這種最大的癥結所在，即因黨的本身放棄了責在，失却「黨治」的真諦。

民國十二年，本黨爲充實鬥爭的力量起見，而加以改組，後因容共問題的見解分歧，有粵滬兩個二屆的對峙。北伐部分成功——南京克復後——又形成十六年的寧漢分裂。十七年統一告成，吾人方慶建設開始，實堪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詎料轉瞬間，戰爭續起。十九年的北方擴大會議，直至二十年廣州非常會議的建立，都是黨內的不幸，給敵人以可乘之隙。

「九一八」的事變發生，喚醒了國人的迷夢，廣東問題，得化險爲夷，和平解決。蓋黨內團結，共救危亡，成了客觀環境的必然要求。可是，猶使吾人不能不引以爲憾者，「和平」，「團結」的聲浪，唱得高入雲表，骨子裏，還是隔膜重重，鈎心鬥角，權位爭執，仍不肯稍一放鬆。四全大會之寧，粵，滬三方面分開，很明顯地將弱點暴露，爲一般黨員所痛心，民衆所失望，而難能予以原諒的！

值此外禍日急，一髮千鈞的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國人若不共赴國難，除非是忘根滅性，想售亡國奴的

滋味；黨內不能澈底團結，只有宣告黨的死刑，冤哉吾輩小黨員，也惟有敲幾聲葬鐘，向着黃土一杯，灑幾點血淚罷了！

本月一日開幕的二中全會，是本黨的生死關鍵，最後試金石。其意義的重要，實無與倫比。吾人站在黨員及國民的立場，僅列舉熱誠的希望幾點：

一、黨內改革。領袖當澈底團結，以身作則，不要自暴自棄，徒託空談。各派要捐除成見，精誠合作，集中力量，力求黨的民主化，而斥獨裁的流弊。中央對全體黨員都應該使其有機會擔任工作，參加反帝鬥爭，作民衆的先鋒。各級黨部，要與民衆打成一片，注重實際的工作，免掉衙門化的形式。過去省市黨部，除掉選舉以外，就沒有工作的表現；黨委竟官僚化，對於黨員，只有走狗，沒有同志，也只有在活動選舉的當兒，才會認識同志。對民衆更是成了特殊階級，縣黨部與貪官污吏，狼狽爲奸；與土豪劣紳，互相勾結，以敲剝勞苦的民衆爲能事，無怪乎！此後黨部的任務，應一面居於監督政府的地位，他方面應爲領導民衆的機關。

此外關於本黨主義的發揚，理論的統一，以及黨員本身的訓練，黨德的提高，都是當務之急，不容延緩的！

二、政治刷新。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政治的試驗，不可謂不多，非特沒有新的進展，反有江河日下之勢。社會紊亂，經濟破產，貪汚現象，觸目皆是，凡執政權者，鮮有不宦囊肥飽，儲存銀行，供外國金融資本家，轉獲利潤，不顧用於國家實業建設，對於饑寒交迫的勞苦大衆，

更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漠不關心。

蘇俄的最高執政者，每月所得，不過三百盧布，還不如一個普通工人的收入。在中國則大謬不然，如四川的大王，每人私蓄達三四千萬；某委員結婚，耗費數百萬；某省主席的公子，挾款四千萬私逃；某要人的太太，在某處置一產業，費達港幣四五百萬金之巨，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種貪污現象，是造成中國畸形社會的病源，故懲辦貪污，建立廉潔政府，才是救中國的良劑，際茲國難當前，民窮財盡，吾人對國府的緊縮政策，尤願能夠真正實行，莫要變成不兌現的支票才好！

其他如軍人不能兼政，整飭紀綱，外交方針的確定，對日抵抗到底，討伐偽國，恢復民運，都是二中全會重要的任務，急待解決的問題。

末後，希望黨中領袖及政治負責的人們，要各人檢閱自己的錯誤，努力自新，負起偉大的時代使命，衝破難關，使破碎的本黨，復歸完整，瀕于滅亡的民族，得以復興。某某某委員說得好：「要努力革命，必須從自己做起。」「革命是爲民衆的，而不是爲官衆的。」我們只有站在革命的立場，爲民衆利益而奮鬥，才有價值呵！

中國革命底社會意義的檢討

(一)
曼君女士

現在是革命低潮的時期；同時，也是再度醞釀革命的時期，這幾年來，一切的歷史事實都在暗示我們，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證明中國再度革命的醞釀底一切客觀條件均已

成熟，在不久底將來必然有一個更偉大、更深刻而帶有世界底革命浪花高漲，這是一般革命底實踐者不能否認的！

革命是社會結構由積漸而至驟然的變革。在這個觀點上，第一我們要注意的：革命是關於整個社會結構的事，社會結構不變動，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如何的改革，也算不得革命。第二我們要注意的：一個社會之要求革命，非一朝一夕的事，乃是由積漸而致的；以革命的本身而論，則革命是一種突然驟然的變化。有人說，革命好像冰山翻筋斗，冰山之翻筋斗，當然不是一天兩天的緣故；但在翻筋斗的頃刻，却不能不說是一種突然的變革，人類社會的革命何嘗又是例外。

社會結構所以形成，一方有生產力，一方有與之相應的社會制度。等到生產力逐漸增長，原來與之相應的社會制度，不但不能相應，而且越來越成生產之桎梏時，于是雙方的矛盾，逐漸增加。等到這種矛盾增加到某種程度，也就是社會的生產力，增長到某種程度，於是舊來的社會制度遂必然地趨于破裂；同時，在那逐漸增加的新生產力之下，養成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便自然而然地把這個社會制度中所孕育成的新的社會制度揭發出來，而新的社會結構于是形成。在這種意義之下，所謂革命便是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而必然要爆發的一種現象。革命是人類社會生活進程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社會生活環境之需要革命，早已是肯定了的。中國過去革命之不能適應社會環境而慘遭失敗早已成了不能否認的事實。

自然，革命的失敗在這個長期革命的過程中不算得是

什麼希奇的事；但也決不能說是偶然的事。它的失敗自有他的歷史必然性的內因外因。我們不能憑主觀的情感去譏罵這些反革命的份子；問題的焦點，是在我們舉出客觀事實底例證，去理辯這次革命失敗底因果關係，而對於未來革命進程有一種正確底估計。

中國革命是失敗了，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證明中國革命是失敗了的；說革命沒有失敗的，除非是現在的一般權貴。然而失敗的原因在那裏呢？當然不外是外因和內因兩種原素，外因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帝國主義是世界一切反革命派的領導者，金融資本獨裁勢力底發展的再生產行程中，已將整個的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揮入於其世界經濟統治之中，而形成世界經濟發展底單一聯繫。中國為世界之一環，在整個資本主義再生產底行程中，中國是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中國的一切動作，無論在軍事上的，或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均直接受到影響。因此，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無論在質的方面，或量的方面均有設法來消滅的可能與必要。內因是封建勢力的死灰復燃與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因為中國社會雖然是一個具有近代式而已有資本主義化的社會；但一切封建勢力還是不斷地在回光返照中掙扎。同時，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異常脆弱，它們懼怕革命勢力底深入，便實行了互相的狼狽爲奸，更投降帝國主義，形成一個三角矛盾組合底聯盟戰線。

中國革命自一九二七年後，一切的經濟基礎完全建築在封建經濟民族資本經濟，帝國主義經濟之上；但是這種局面無論如何不能穩定下去的。因為封建的經濟基礎已完全爲帝國主義者所破壞，民族資產階級早已做了帝國主義

者的俘虜；同時，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基礎亦為其內在外在的矛盾底衝突而掘了坟墓。這個三角的矛盾聯盟，雖然是互相勾結，互相提携；同時，却是互相衝突，互相破壞。在這個極端矛盾，衝突，破壞的歷史激流當中，促成了兩個極端的分化；一方面是：統治勢力底極端的右傾；一方面は：革命勢力底極端的左傾。這兩種不同的成分，不但支配了中國的革命鬥爭舞台，也同樣支配了世界的革命鬥爭舞台。在這雙層矛盾的軋礫鬥爭中，將使中國革命引導到更偉大更深刻的道路上去，使中國革命在最近底將來有一個更偉大的，更統一的浪花掀起！

(二)

現在是再度醞釀革命的時期；因過去的一切失敗，一切經驗的教訓，使我們不能不對未來的革命作一種新的估計，對於中國革命的歷史前程與革命基礎對象和性質，均有再度考慮底必要。這裏，我們首先要對中國的「社會性」作一度輪廓底分析。欲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必先了解中國社會的結構，欲了解中國社會的結構，必先知道中國社會底經濟基礎。

在這樣可悲的歷史條件下的中國，長時期沉澱在半封建制度和長時期受商業資本侵蝕的進化過程中。因為中國歷史上沒有起過轟轟烈烈的技術革命，因此，商業資本始終沒有轉變到工業資本的道路上去，至多在農村中不斷地削弱封建制度的基礎。

自從鴉片戰爭後，破壞了中國的「夜郎自大」的閉關主義，開始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接觸。外來的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斷地輸入中國農村，更加速地促起農村小手工業者的破產，擴大了農村階級底分化。在資本主義輸入商品底初期，祇不過是一般的輕工業生產品，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作用很小，只是廉價商品的輸入，破壞了中國的人民關係，使民衆中間發生了異常的變化。自通商口岸劃分以後，

交通機關開拓，資本主義者在上海，漢口，天津等通商口岸建立了資本主義者發展的中心，遂開始引導中國向資本主義發展，而使中國在資本主義者的經濟支配之下，更趨於殖民地化。因為帝國主義者輸入種種的進步技術，幫助了中國的廉價勞動與天然的富藏，不管「原始積累」如何，總能多多少少地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發達。同時，各地輕工業底發展與重工業底開拓，這都是殖民地化的資本主義發展典型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帝國主義的「商品輸出」一變為「資本輸出」，使中國經濟加入於國際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使中國的經濟領導權完全操之於帝國主義者之手了。

但是，現在許多人對於中國社會底經濟基礎的解剖，會有不少的意見，什麼中國還是一個封建經濟的社會呀！或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商業經濟社會呀！或是中國已是到達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呀！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我以為這樣論斷都是陷於形式邏輯的錯誤，根本違反了辯證法的科學法則。封建經濟與商業資本經濟，就是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也是存在的。問題的說明，不在中國經濟是什麼經濟，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上，是那幾種成分居於領導地位。

中國經濟，始終不能以一種「單純」的資本主義經濟或封建經濟的術語來概括。中國現在還是并存着不少的形形色色的生產技術，自上古洪荒時代以至於近代最新式的生產技術都并存着。有飛機，汽車，馬車，人力車，粗笨的單輪車，牛、馬、駱駝，等等不同的生產技術，這種很複雜的生產技術反映到社會內部的各種的生產關係和社會的經濟層次，簡直令人五光十色，不可捉摸。但是，那一種層次佔領導地位呢？要答復這個問題，便首先要明瞭以下幾層意思：

(1)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輸入野蠻民族的國家，將一切封建城壁打破，使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捲入資本

主義的漩渦。(2)金融資本已獲得統治地位，統治今日世界的已非單純的工業資本主義，更使落後的民族不得不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使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照先進國的模型發展。(3)先進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外國市場，造成國際交換關係；同時，資本底輸出，已成爲非常重要的事實。中國爲世界之一環，在資本主義整個的世界經濟的聯繫之中，自然不能跳出世界資本主義者的掌心雷了。

並且，中國自世界資本主義者侵略以來，無日不是跟着世界資本主義者的腳印走向資本主義殖民地化的道路發展。換句話說，領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是封建經濟，也不是民族資本經濟，而是帝國主義者的世界經濟。帝國主義的資本勢力一方面相對地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同時，他方面，要絕對地在它們領導之下，使中國向着更殖民地化的方面推動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前進。所以在殖民地或家內，外國的資本的企業，常比本國資本的企業爲大。然而不管他的主人是誰，總是在這個殖民地的國家領土已成不可否認的事實了。

(三)

在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使一切殖民地根本變成資本主義化而聯鎖於世界資本主義整個單一的經濟系統之中。使原有的家長，農民的一切封建生產關係，因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其階級的成分，更深刻地分化。尤其是在我們中國這種現象更表現得厲害。因爲資本輸入與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普遍於中國的一切社會層，使得廣大的農民羣衆很迅速地貧窮化。土地直接由帝國主義及一切封建勢力與民族資產階級權力所奪取。中國的農民就陷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民族資產階級的剝削，及帝國主義者的威脅三重壓迫之下。同時，資本主義因內在的必然性，對於非資本主義的領域不斷的資本輸出使之成爲隸屬的工業，對

化。使無產階級數量的突飛的增加；這種廣大的貧農羣衆與無產階級的增加，不但是過去中國革命之主潮，也就有如下的兩個重要使命：

1 對內與剝除階級鬥爭；
2 對外與帝國主義鬥爭。

中國的革命，很顯然的是有階級性與世界性的。在過去的民族鬥爭，爲一般的德謨克拉西問題，但是，在現在這個問題已是有了變化。民族問題，已經是由一個地方問題，成爲世界問題，成爲一切殖民地與一切無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問題，更成爲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革命的同盟軍，過去的民族運動已被改良主義者領導錯誤了，未來的民族運動將轉變爲農工貧苦大衆所領導的被壓迫階級的世界革命和社會革命了。

在這裏，我特指出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相聯繫的三種特質，作爲我這篇東西的結論：

第一個特質是：暴露金融資本主義之支配，資本輸出與獨佔資本之寄生性質。獨佔金融資本的重壓，使帝國主義國內的被壓迫階級必然的團結自己力量爲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而鬥爭。這個特質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國家內被壓迫階級革命的激烈化。第二個特質是：殖民地反帝運動的擴大化。因爲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結果，一方面形成了整個的世界經濟系統，他方面，全世界形成了兩個階級對壘——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在這個特質的結論是：一切殖民地反帝鬥爭的急劇化。第三個特質是：世界資本主義掠奪殖民地市場的戰爭不可避免，這個特質的結論是：帝國主義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促成世界一切被壓迫者的聯合，因此，形成了世界革命的國際聯合戰線。